

我和先生都在艺术圈工作,但我们的孩子不喜欢看艺术展。一听说要去美术馆画廊博物馆,他们就逃跑。

要说孩子们没有艺术细胞,不喜欢艺术,那肯定不是的。哪个小孩不爱画画,不爱捏泥巴搭积木呢? 小孩都是天生的艺术家。可大人以为的艺术欣赏和艺术教育,往往对小孩无效。不管如何大师、经典、有历史、有文化,难入小孩之眼。更不拓展厅大多黑洞洞,冷冰冰,不能碰,不敢摸。哪怕有些特为小孩做的艺术展,也难免大人想象中的小孩趣味和强加于小孩的知识……

所以很遗憾,我们很少一起看艺术。

若说例外,有一个。

前年的冬天,我们一起去温暖的南方待了几天,目的地是广东南海的一个艺术节。

佛山一带的村镇,古风尚存,并非什么旅游胜地,若非特殊缘由,一般人也不会来逛。我们进了村,跟着艺术节的蓝旗子走,在晒谷场看到一连排的篮球场。孩子们立刻扑过去,抱起球。这篮球场可不一般,篮板呈不规则状(其实是当地岛屿的轮廓),篮筐高低不一,一溜若干个,最高的大概姚明也得努力一把,最矮的那只,我家老二绰绰有余。现场男女老少都有,欢声笑语。细看说明牌,题为《人人皆赢家》,两个西班牙艺术家的作品。自此,沿途只要碰到这奇怪的篮球场,孩子们就会熟门熟路奔去,“赢”到过瘾再走。镇上有个败落的集

市,可以想见当年商铺鳞次栉比的繁荣模样,而现在整条街被艺术家“篡改”过了。我们踱进其中一间,是个弹子房,却像旧时武馆一样,插了两排刀枪矛戟。墙面布满搞笑漫画,不少关于武打的——还有小男孩不喜欢“打”的么? 李小龙耍双截棍,棍头拴一只手机,一甩,变成自拍杆。公公骑马打仗,亮出青龙偃月刀——一个“耐克”,重重一击,敌军的盾飞出三块碎片——“阿迪达斯”。健美运动员放下杠铃,秀肌肉,姿势和身边作揖的清朝嫔妃一模一样。我们都乐了。这是上海漫画家Tango的作品。

然后进了“徐震超市”,小孩子直奔零食区,这才发现,所有商品——无论巧克力方便面水果糖还是饼干洗发水面巾纸——都是空的,买回去只有空包装一个。“欢迎光临——填补空虚一天”。咦……小人试了一个又一个商品,“这超市疯了吧?!”“真有人买啊?”很好的问题,你们慢慢想吧。

进了一座简陋的水泥建筑,爬上平台吹吹风,却发现此地神奇。它被一片一片玫红、鹅黄、天蓝、草绿色调的“渔网”罩住了,像支了个七彩蚊帐。抬头看天,远眺海水,天和水都像被水果糖纸过滤过变幻风光。隔着网眼,可见周边挤挤挨挨奄奄一息的破旧房屋,此刻它们有了色彩,会活过来吧? 这是建筑师马岩松的作品。

就这样“艺术”地“上山下乡”,走街串巷。孩子们并未意识到自己在看“艺术”,四条小短腿十分

2021年7月,位于中华路董家渡路口,名叫“草堂鸡”的菜馆尽管尚未结业,门头招牌却早已经悄然改成了“草堂鸡1997—2020”,在小南门四围一片清拆搬迁的喧嚷里,提前宣布了大结局的来临。

7月的那个夏夜是我最后一次进店用餐。回想起来,自己虽然是在小南门周边长大,但和这家开业于1997年、主打白斩鸡和本帮炒菜的小店并没有什么渊源。草堂鸡开业后不久,我们家就从小南门搬到了浦东,后来迭次路过,曾经兴起一饱口福的念头,但直到2010年代,才真正如愿。因此,这所谓“最后一趟”,不是事后诸葛亮那样充满仪式感,仅仅是晚间一顿便餐而已。

点了四分之一鸡,是草堂鸡招牌节目,再加一罐可乐,是私人标配,端盘子靠窗位坐下来,望望窗外,迎面是夜幕降临下空落封砖的老城厢建筑,载住我十几年青春记忆,另一厢是十多年来陆续落成的商品摩天小区,代表逐次更新的城市进展。新旧上海,交汇于晚晴微光下的一盘三黄鸡。

掺杂着缅怀和偷闲的心思,我落筷,夹鸡,蘸酱,送入口中咀嚼,思绪短暂中断,进入忘我模式。沉浸中突然感知到右首店面深处圆桌,有几位谈吐静定的客人,有男有女,连老带少。发型干爽少年,正在向一位中年长者频繁敬酒,对边亲切的爆炸头阿姨,全程轻声慢语,笑颜洒落,整桌人少一点老爷叔的烟火气,多了严谨肃穆,他们说话还算大声,覆膜着谨慎的进退。

注意力逐渐回到舌尖对鲜嫩肌肉的感知,是夏日里知会春风的境地,我再转

目之时,那桌老少,打开了手机,开始放评弹配乐。非但放乐,年轻人的表情逐渐肃穆,进入沉浸状态,随着三弦响动,端然启动,是正经的专业表演模式。定睛望向这桌老少,穿着打扮,似乎是最普罗的周边居民,然而在此时平稳持正的张调声音里,印刻着他们凝眉注目的模样。

周边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居民了,年轻人唱完举杯,向长者执弟子礼,更不似隔壁糖坊弄走出来的率性小伙。追溯小南门的戏曲脉络,最直接的遗迹是距离草堂鸡两百米的董家渡路某家餐馆,这栋建筑曾经是这一区域演越、沪剧的戏院,名叫“国民大戏院”。不过这家戏院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已经结束,总而言之,评弹张调回响在四面楚歌中小南门的草堂鸡,总是很可能成为未来的“佳话”的场景。

在这烟火空间中伴随着曲调抑扬与推杯换盏的,还有“xxx到账xxx元”的电子声响,是这个时代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最频繁的背景音,同样代言了历史的进程,提醒我们注意自己的在场与身不在场。我默默地吃完了一盘鸡,鲜嫩的味觉外,五官重新收放。身周零星的客人渐渐走散,那桌评弹师们,个个脸上冒出红光,开始大谈一些圈内往年交情。收银员(或是老板娘)在昏暗的吧台瞌睡,当我步出店门,这些兴味都在脑后,望一眼,正是“看前面,黑洞洞”的黄家路口,四周是沉默的历史,中华路、董家渡昔日的繁荣,在记忆里,锁闭。

草堂鸡的招牌灯灭,明天还会开门。那夜那刻,晚风因为夜凉般的感动,而不那么燥热了。

我们还爬了一次山,荡了迄今最高的秋千。在山里一块巨石上,发现一根十来米的“针”——铁杵磨成针,要怎样的铁杵才能磨成这根巨针? 这是艺术家刘建华的作品……

就这样,我们混在本地人中,从一个村子去了另一个村子,坐轮渡从一个岛去往另一个岛。艺术节的蓝旗子疏疏落落插遍方圆几公里,我们寻宝一般找旗子,东张西望。不爱看展览的小孩,兴兴头头地看完这个巨大的展览。这一路上,我们从未讨论过“艺术”,没在意过去要打卡什么。孩子们看到的新鲜物什,哪些是“艺术”并不清楚。艺术家的名字一概不知。但这大概就是艺术本该有的样子,它本是生活的一部分,也可以是自然和社区的一部分。

我甚至打心底里感谢“艺术”。否则,不爱旅游的我们根本不可能走出家门,迈开步子,拥有一段不断发现的奇遇。以往不爱旅游,是生怕陷入刺耳的大喇叭和成群结队的旅游人群,怕闻到浓浓的塑料味,也不相信作为外人的走马观花能看到多少真实,甚至生怕作为游客免不了成为风景的破坏者。而这趟旅行动摇了我的固执——外人有可能与异乡发生有意义的连接么?

市面上不乏纯属多余甚至有碍观瞻的“公共艺术”,知名艺术家的行活儿

阿嬷总学不会拍照。我明已找好了完美的角度,可在她手中诞生出的每张照片都不出意外地开了过重的曝光,由此看不清人的眉眼,亦看不清人的神情。

我不止一次地问她为何要调成这样,她转着蹒跚的步子过来解释,指着那亮成一片的人脸,讲起来头头是道:“你就看好不好看嘛,这样拍,我都白了不少!”

我无言,良久又驳回她:“难道是只有白才好看的,阿嬷?”

“你懂啥! 你忘了,你阿公不就……”她理直气壮地说到这里,莫名想起了什么,便再没了声音。我只觉诧异,抬眼前去探究阿嬷的表情,却见她颤着嘴唇,唇竟又认命似的朝我低了头,“也是,跟你这种娃说了有啥子用?”她转身出了院门,臃肿的身躯在风中显不出那股摇摇欲坠之感,却依稀让人觉得她快要挺不住。大抵是暮秋独有种薄命的假象和错觉,尤其因我爱幻想,我鬼使神差地想着:阿嬷要去见阿公了。

猛地甩头,心想怎么能咒自己的阿嬷呢! 可当视线回到屏幕上的照片上时,还是会忍不住苦笑:这悚人无比的照片,真是我教阿嬷拍出来的? 心中没什么可说的挫败感,毕竟要讲真的,这都和我无关。

初春,阿嬷硬带我去到了一座无名山。当时我属实是推辞不过,再加上听了阿嬷的描述,说那儿的山腰长有无主的白桃,说不准能摘两朵来观察,如此一来,我的游记作业便有着落了。和阿嬷并肩在弯弯绕绕的山路,那天她一反常态地披了件白袍,盯着地上黄土,不知疲地唠叨着。我不是极频繁地理着她,隔老远去寻那白花花的桃树林。至于她言语了些什麼内容,我只能心虚地说不知。上山的路意外难走,可即便这样,我还是不忘举着相机拍照,不论是近处镀了光的云霓,抑或是远处化成雾的桃林,记录下来总归是美好的。直到我们攀上那山顶,密匝匝的黄草要掩了低天,我竟生生认不出了方向。有了我的对比,一旁的阿嬷便显得尤为轻车熟路。她身形笨拙,跨过那半米高的芦苇时却轻快利索,我只能一味盲目地跟随着。蓦地,阿嬷停住脚步,毫无预兆地回过头来,紧皱的眉头中浸了三层无法直视的强光,这使得我不由得移开视线,却无意间看到阿嬷身下一块竖直的灰色石板。

请容我再一眯眼——是阿公的碑么。现在也勉强能想起,沙子扬进眼中的痛楚。阿嬷一双龟裂的手颤抖着,在阿公的遗照上抚了又抚,指尖不间断地停留在阿公那张曝光严重的脸上,又马上像是被灼烧到一般猛地收回,目中憋出了浑浊的几滴热泪,渗进眼尾的无数道深纹中再也消失不见,唯有泛着光的眼球在无声诉说着悲伤。

那悲伤是银色的,有银河那般深远。“你阿公这张照,拍得不好看嘛。”这是阿嬷脱口而出的陈述句,声音哑得像是混了沙。

“阿嬷觉得好就好。阿公他没几张笑着的照片,也就这张能看过眼去,可惜当时不知怎么拉了曝光,脸都模糊了。”

说到这儿,我顿时哑言。空寥的黄土高山上没了一丁点儿声音,我和阿嬷伫立在山头谁也不说话。良久。“你忘了,你阿公他就爱把自己拍成那样亮白的啊! 不然的话……”阿嬷眼角蓄着的泪终归在这一刻淌了下来,“我也看不清他啊。”

山头的黄草摇晃得真是过了头,明明是阿公的忌日,却簇拥着阿公的墓碑,可劲儿地晃着,我和阿嬷割了半日才将它们割干净。也不知是风看透了人间的苦难,抑或是苦难被缝入了风间,我总觉得,那天的泪水干得太慢。

二〇二五年三月三日,阿嬷走了。阿嬷的遗照是她自己拍的。

伊下班打开家门的一瞬,感官系统就沦陷了。一股浓油赤酱、馥郁的焦香直钻鼻腔,迅速袭击整个天灵盖。餐桌上,氤氲蒸腾的热气中,一盘油光锃亮的红烧肉犹如仙境中精心雕琢的红玛瑙堆叠的小山,在射灯下散发着高贵诱人的气息。香气像无形的手,牵引着完全没有招架之力的伊充满仪式感地闭上眼睛夹起一块送进嘴里。顿时味蕾激荡,唾液腺火力全开,丰富的油脂入口即化,软糯鲜香,满足感直冲云霄,溢满整个宇宙,全身细胞都在欢呼雀跃,齐唱赞歌。此时的伊早就忘记了身处何地。

可每当睁开眼睛,站在镜子前,看到腹部微微隆起的赘肉,轮廓线逐渐消失的下巴,伊又无限惆怅。

下个月有个读书分享会,伊准备了一个节目。打开衣柜选择战袍时,她发现了一位高冷的女王,在角落独自美丽。每当穿上这条一步裙,她的身姿瞬间变得婀娜多姿。然而,它也是严苛的身材监督员,一旦腰腹多一点赘肉,就让人喘不过气来。

一边是诱人的红烧肉,一边是迷人的一步裙,就像红玫瑰和白玫瑰,让伊在两者间徘徊,无法取舍。

直到一份体检报告的到来,让这场美食与美衣的权衡之战画上了休止符。伊看着报告里那些上上下下醒目的红色箭头陷入沉思。三高指标像烟花绽

放,BMI指数在表演高空走钢丝,体脂率带着戏谑的表情看着她。

这时,闺蜜发来健身房的自拍,她身着运动bra,汗珠如珍珠般在她微红的脸颊滚落,光滑紧致的皮肤,身材比例适中,洋溢着健康之美。她在朋友圈配文:多巴胺让人上瘾。

伊默默地从鞋柜里翻出那双被遗忘的运动鞋,想起那年的自己,穿着雪白的运动鞋飞奔过樱花飞舞的校园,活力四射的操场赛道,那肆意燃烧的青春岁月啊! 伊终于鼓起勇气穿上了运动鞋,当她系紧鞋带的一刻,她决定与体检表上的箭头告别,重新找回自己。

早春时节,伊踩着小道上厚厚的落叶,发出沙沙声响。微风吹过,带来樟树的清香。耳畔鸟儿鸣叫,情不自禁深呼吸,胸腔充满了美妙的感觉。

人到中年的伊,找到了自洽的方式。在红烧肉和一步裙的两难中,她选择了运动鞋。她想起一位爱好运动的朋友曾说过,锻炼是为了吃。闺蜜说,健身是为了美丽。她觉得运动是为了找回自己。

人生就是一场体验,鱼与熊掌虽然难以兼得,但只要以自律自控为杠杆,调节好身心,就能获得平衡与和谐。

伊并没有穿上那条一步裙,但仍然神采奕奕地站在了读书分享会的舞台上。

至于她最难以割舍的红烧肉,她学会了偶尔宠幸不贪恋。

七夕会

放,BMI指数在表演高空走钢丝,体脂率带着戏谑的表情看着她。

这时,闺蜜发来健身房的自拍,她身着运动bra,汗珠如珍珠般在她微红的脸颊滚落,光滑紧致的皮肤,身材比例适中,洋溢着健康之美。她在朋友圈配文:多巴胺让人上瘾。

伊默默地从鞋柜里翻出那双被遗忘的运动鞋,想起那年的自己,穿着雪白的运动鞋飞奔过樱花飞舞的校园,活力四射的操场赛道,那肆意燃烧的青春岁月啊! 伊终于鼓起勇气穿上了运动鞋,当她系紧鞋带的一刻,她决定与体检表上的箭头告别,重新找回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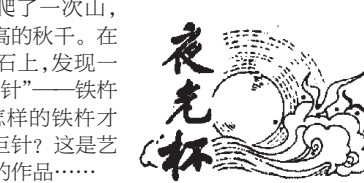
早春时节,伊踩着小道上厚厚的落叶,发出沙沙声响。微风吹过,带来樟树的清香。耳畔鸟儿鸣叫,情不自禁深呼吸,胸腔充满了美妙的感觉。

人到中年的伊,找到了自洽的方式。在红烧肉和一步裙的两难中,她选择了运动鞋。她想起一位爱好运动的朋友曾说过,锻炼是为了吃。闺蜜说,健身是为了美丽。她觉得运动是为了找回自己。

人生就是一场体验,鱼与熊掌虽然难以兼得,但只要以自律自控为杠杆,调节好身心,就能获得平衡与和谐。

伊并没有穿上那条一步裙,但仍然神采奕奕地站在了读书分享会的舞台上。

至于她最难以割舍的红烧肉,她学会了偶尔宠幸不贪恋。



也会失手,更别提抄袭拷贝走了样的。艺术便是一种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存在。而这一路走过,少见空运而来的陈词滥调。虽然体量不小,却由林林总总的细节构成。样样 site-specific (在地量身定制),类似诗人在山水间感怀、乐人与风物共鸣后的产物。回上海以后,孩子们还会时不时想起“人人是赢家”的篮球架——妈妈,我们街道怎么不安两个呢? 起风时,他们知道最简单的风和水里就有音乐。他们记得岭南人家都有关公张飞把门,所以Tango会画出那样好笑的漫画吧。

加州长滩海滨村停车场边是一片草地,中间错落着几株高大的乔木,枝虬干弯,新叶萌发。枝头顶端,几朵火红的花朵正直白地开着,在蓝天阳光与碧海的衬托下,分外妖娆和耀眼,有种“忽惊火伞欲烧空”的感觉。这是什么乔木? 如此特别。却原来是南非刺桐。宋代陈翥《桐谱》记“桐,柔木也”。刺桐树形似桐,枝和叶柄有皮刺而得名,是一种美丽观花落叶乔木。春到人间草木知,“蓦地刺桐枝上,有一声春唤”。刺桐开花时,是满满顶生



晨课 张伟 摄影

刺桐花火耀空 汪洁

的花序由下至上地盛开,其红似火,远看像串串爆竹,又像翩翩的蝴蝶。开花后四月长出新叶,果期为八月。“因见刺桐花满树,等闲忆得故园时。”其实中国南方也多有,如福建泉州城内遍植刺桐,古时就有“刺桐港”之别称。上海辰山植物园温室内也引种了南非刺桐。而今于异国阳光海滩上相见,时令已是五月。望向枝头,叶已繁盛,红花已不成串,然余下的数朵鲜艳仍独耀枝头,纵情燃烧,以最后最大的一点热情,迎接热烈的夏的到来。



晨课 张伟 摄影